

民衆文叢

L-12

作家
青年

香港
散文

文

選

香

也 斯
鄭 臻

編



也斯 鄭臻合編

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選

民衆日報叢書



民衆文叢
L-12

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選

也斯・鄭臻合編

出版者：民衆日報出版社
民衆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李 瑞 標

發行所：民衆日報社臺北管理處
長安東路二段112號之3二樓
電話：5224495・5224496

郵政劃撥：129374號 鄭淑玉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報字第0015號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1187號

印刷者：永 裕 印 刷 廠
臺北市西昌街168號
電話：3 8 1 2 2 6 4

初 版：中華民國68年12月31日
定 價：新 臺 幣 55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選

也斯・鄭臻 合編

溫健騷：星焚夜半.....	三
覺.....	七
黎明.....	八
不是追悼.....	九
獨自.....	一〇
「把名字寫在水上」.....	一一
綠騎士：回去，回來.....	一五
哭的女孩.....	一九

賣白蘭花的男孩	三
走過大地	三
搬家	三〇
蓬草	四一
馬	四一
莎士比亞書店	四六
晨	四九
也斯	五
書與街道	五
猜	六一
沒有蜃樓	六四
獨眼的詩人	六六
陶塑藝人	七三
李國威	七九
船上	七九
有思	八二

鍾玲玲：晒太陽·····	八七
兒子和雞·····	九〇
戀愛去了·····	九二
我是女人·····	九四
年月·····	九六
情調·····	九九
成長·····	一〇二
鬍子與我·····	一〇四
在星期天·····	一〇七
袁則難：發光的事物·····	一一三
斗室素描·····	一二七
張灼祥：最後的一把鹽·····	一三三
街頭音樂·····	一三五

歌以外的感覺.....	一三九
准 遠：收音機.....	一三五
公共屋邨.....	一三七
巴黎.....	一四〇
鐵人.....	一四三
杜 杜：周璇.....	一四九
看電影.....	一五二
也是祝福.....	一五三
讓牠飛掉.....	一五五
小米素：女孩子.....	一五九
一封信.....	一六一
補鞋匠.....	一七〇
儀式.....	一七三

適然：又沒有燈·····	一七
海活·····	一九
小藍：永遠的東方人·····	一五
父親·····	一九
母親和過年·····	一七
惟得：門神·····	二〇
茵·····	二三
凌冰：記分流村·····	二七
獨攀日落山·····	三三
附錄：影印機與神話（也斯）·····	三七
作者簡介·····	三四

溫
健
騮

星焚夜半

那些卵石，小如世界，大如孤獨。

踩過一顆顆自給自足的渾圓，跣足擦響了夜的沉默。抬首看星：一列史前人的族譜冷冷亮着，是那不曾落到地上來的瀟瀟雨。璀璨的永恒永恒張着。當君相思夜，水落金風高。想那被貶的太白，不知可有返回天庭，還是繼續流浪，寫詩，穿越時間黑暗的潮？哎，誰又管這個？祇是，今夜，星臨萬戶，而這裏祇有荒漠的泳屋，表海潮蠱惑了的，比鄰而立，在夜冷無人處。

這些泳屋。白粉飾過的壁，像誰的墓碑？守看安枕的死亡？守看千眼的夜，守看一些謎，幾句偈，不曾了解了的？……怎麼自己疑懼得像愛倫坡了？安娜貝麗的墓可在這兒？可在這夜？在這海邊？還是在那紅皮黑字的詩集裏？而自己的墓呢？在江南？在江北？（或人底故鄉）在這擠迫的島上？還是在歷史，歷史的哪一頁？時間在體內燃燒着蒼老；這火，不知要燒多少年月。骨化

清風肉化泥。當我去時，睡時，可有人爲我刻上里爾克墓銘的一半，說：「悅於無人的睡眠，在那麼多的眼瞼底下」？那麼多不閉的眼，不瞋的睫。這許多俯瞰的露眼。唯北有斗，南有不見的十字。縱目仰觀，何以南，何以北？何以南，何以北，哪一閃是迷信的葉慈的臉？一顆曾在佛洛斯特的眼中灼灼？哪一顆曾表賦予權利，知道一些雲的朦朧，因它的高遠（Oh star, we grant your lofiness the to some obscurity. of cloud）但是也會死亡，壯麗而激烈。大江流日夜的

匆促，長風送秋雁的疾迅。都不是，比這都要急，要激，要快。沒有蒲葦的天河——誰曾見看——濺起一珠飛露。而且心搖悸的死於焉開始！沒有安魂曲，沒有哀歌。自塵世的肉眼消失，向宇宙之外，溯時間，溯歷史的逆流！淒絕美絕，向無窮盡回歸！

而我回歸何處？夜正年輕。蒼老的是這卵石，這海，和那隱約的魚龍的彼吟——悲吟了多少世紀了？自盤古氏巨斧劈落的那一刻？仰或自夸父泉盡百川的那日開始？這灘水的呢喃竟如許悲憾！佔住了我心中的幻象。淒其的夜，我該回歸何處？背後是萬丈的紅塵障目，人歌人哭，在那麼齷齪的時代裏。

凌萬頃之茫然。而手中無葦，脚下無履，這喚虛沉沉，竟可渡越麼？我該化作涓滴，藍湛湛的透明，隱身在這田田的浩渺，或我該泳着，伸手撫出黑水上漾銀的波光，在這醒睡都難堪的午夜？泳着？讓泱泱的涼夜浸淹？零露在我的眉梢。髮尖。在水裏，我的黑髮會像那褐色的水草？

漂動的一叢色，一叢心亂的糾纏？沒有依附。水落魚龍夜。祇屬於這山，這海的夜。無量劫。塵劫。海水也能洗脫？欲除苦海浪，先乾愛河水。僧俗的詩句。藍山陷雪的韓愈，竟也失落在塵世的迫壓裏？海水是濯清？還是苦溺？我在海裏？抑在岸上，淒愴襲來，夜風的悲涼，在左，在右，攬臂也能挽住一縷長吟。空山。獨夜。我竟來此？

我來竟何事？這一截夜：無可解脫的解脫。還迷信着脫胎換骨的傳說：一蛻壳就是另一副鮮嫩的生命。我能麼？蒼老？年輕？成熟？墮落？濁氣嗆人的紅塵裏，我還能過原為一枚果中之核？還是飄然遠行？隱鱗於水，藏木於山？不解不脫的解脫。能麼？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我的釣竿遺落在有海水的層樓上，沒有珊瑚的層樓上，那兒，望眼祇收得一系列對街的窗，窗裏的醜惡。而我的詩，在那塵封的記事簿裏，在發霉的書架上，仿如一片被夾得過久而遺忘了的可憐楓葉。是的，我該遺忘。我該化露成雲，臨流忘影，如水仙。沒有回歸回歸。或隨風揚起，衆塵之塵，千萬萬顆中的一顆，不言不語，不歌不泣，不墊碑石，不解禪偈，落入空無。而——我竟來此！聽：河漢聲西流。夜在退潮。塵障煙起。隕星零雨。焚的是星？還是我？攔淺在涯岸上的，是卵石，還是——這一株卑微的苦草——我？

附：e. e. cummings:

"a smooth round stone as small as a world and as large as alone."

R. M. Rilke:

"delight of being no one's sleep under so many lids."

覺

躺了不知多久，我的左胛骨稍稍有些酸痛，在土裏陷得更深了。空間過於狹小，右肩的琵琶骨，是更扁平了。而且，一滴不知從那裏來的水，累月地把琵琶滴出一圈半米釐直徑的洞來。一匹土狗，一直在我的右腳跟上做着鑿井的苦工。青草的白根不斷的在擦我的鼻孔。我是不耐煩這種無聲的遊戲了。

又不知過了多久，我的頭上有了削竹刀竹劍的聲音，竹子和竹子相碰的聲音，撕打的聲音，赤足馳奔的聲音。一個孩子清潤嗓子喊：「倒了，倒了。」我的左側微微感到一個小身子的重量。和我一起躺着的我的聲音，這回是醒了。他說：「哦，他們在玩着革命和死亡的遊戲。」

黎 明

在黑色的林子裏，我舉起我赤裸的手臂。夜的清涼歌着我的指尖滑到我積苔的胸上，滲入溫暖的泥土。我要起來、掙扎着。起來。雙手緩慢地，像從死到生那樣，穿進淨白的霧裏。挽過軟軟的風的帶子，我往腰上繫好像呵氣在鏡面上那樣的薄薄的微明；拭揮兩眼裏亮得看不見方向的露水，理好濡濕的黑髮。這樣子穿着整齊，我將和白日一起出現

在戰死者的名單上。

不是追悼

聽到你的死訊，我正在車子裏，去參加一個寫作者的送別會。印度來的作者說：「我要回去幫助選舉。」據說，他是甘地夫人的一隻右臂。我說：印度的饑饉，政治上的動盪——回去倒很好。突然，我想起，你吊死了自己，在臺北。

我在晚上和一批學究討論喬治·奧維爾和阿爾杜斯·赫胥黎小說裏面的社會意識，還談起他們作爲社會批評家的職責。我說：這次的討論真是精采的對話，可惜大家都祇在討論小說的對話而已。突然，我想：你爲什麼吊死了自己，在臺北。

我回到自己的房子裏。衣櫥裏面的一隻衣架給門縫進來的風吹得擺擺盪盪。我隨手把大衣掛了上去，坐下來，放下唱片。恰巧，波比·狄倫在唸：上學二十年，他們分派你當日班的工作：……突然，我想起，你竟然上吊了，在臺北。